

黃昏

王統照著



黃

昏

「媽……你這會清醒了一點吧？這兩天的咳嗽似乎輕快些，今天一個整天沒吃東西，叫張媽給你弄點藕粉……吃吧——」她說的話極清楚，極柔和，然而在窗外的朔風震蕩中聽來，卻是顫顫的可憐與失望的音調。

「嘎……喝不……喝……不中用……了！」在土炕上一疊堆的被褥中間，這苦難的經過無許的折磨的老婦人彷彿拚命似的，哮喘着答復出這幾個淒弱的字來。

一間不很大的套房裏，日落後黃昏的微光也射不到，只從油紙的木窗中現出一格

格的白光來。屋子中還沒點燈，一切的東西都似被罩翳在黑暗的命運的幕下。靠北牆，這個磚砌的土炕佔了有一半的面積。炕前東壁下一條油漆褪色的長抽屜桌子，上面全是零亂的物品，沒有蓋的點心匣子；梳頭用的木盒，藥包紙縱橫的散疊着；正中尚有一個立方形長匣，內中供着一尊燒磁的觀音。她是純白無污的，從大火中陶冶出來之後，帶了她那結實的善心，原預備專供人家香花的供養；卻不料爲了善意的犧牲，爲了人家朝夕的崇奉，她的純白都被座前的香煙燻得烏黑了。所以在這初冬的黃昏中，也見不出她有一點點白色的象徵色出來，只是靜默地似在替這多苦多難的女主人流淚。觀音座前的錫燭臺雖照常有兩枝紅燭在上面，然而非到一定期間是不能點的。屋的南面一隻半舊的木櫥，櫥上的鐵鎖大約是鏽澀了的緣故吧，從窗上透過來的尖風吹動，便有粗澀與啞聲，作微鳴的古老地歎息。一張鋪了變爲慘綠色舊桌毯的老式方桌，上面幾乎全是食品的陳列，藥碗，罐頭，各種粉的紙包，竹筷子，長把的磁匙，都似等待命令似的疲憊地息臥着。方桌與土炕的中間，生了一盆柞木的炭火，雖是古銅的火盆，卻沒有雕刻的火盆架了，只平

放在磚地上面。時時聽到火星爆發的聲音，與外間牆上所掛的自來再不打對的俄國的古鐘，搖擺出沈濁的聲音相答。一種是古舊的重澀的長歎，一種是輕浮的急烈的爆舞。

這是屋子中一切物象的陳列，也是他們各人命運與爭鬭的顯現，然而這多苦難的老婦人是在這樣的時間中，要強忍着含淚的微笑而去嗎！

當爲劇烈的哮喘所苦的老婦人同她遠來的女兒說那幾個字時，恰好帶了破棉絮的門簾一動，進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僕婦，並且她一手持着一盞高座的煤油燈。她在地進來之後，便向在炕的前面橫坐的少婦道：

『周姨……老媽怎麼樣還吃東西我弄去……』她說時，將油燈放在觀音座的前面，向牀中眨了一眼。她看見那個瘦黃的病臉在高枕的中間，向裏臥着，張口喘動，她便向少婦的耳邊低聲道：『看樣這三天的限期……周姨，你可以不誤了老爺的吩咐……看她老人家這樣兒……』

牀側的少婦兩隻秀眼不知是爲了幾夜的失眠，也不知是爲哭泣過度的原因紅紅

的高腫着。一手握住老婦人蓋的被角，一手遮着前額，聽了僕婦的冷語，似乎如沒曾聽見似的，不做聲。

『你還是打一碗藕粉來，……薄薄的！』少婦幽咽的語音說。

狡猾的僕婦應了一聲，便趑出去，臨出套房時，又向牀中眨了一眼。

觀音在油燈的白光下，更顯出她身上的污點來。火星仍在爆烈着，彷彿少年的活力的迸躍。而病人的喘聲如曳鋸般地，似乎一上一下的痰塊全在喉嚨與胸腔中搏戰。少婦驚得不復低頭愁思了，她爬到病人的頭側，慢慢地槌着病人的脊骨。老婦人睜開兩隻直直的眼光，同時用右手揮舞着，似乎要微微坐起。於是少婦戰戰地將她扶起，病人大喘着，又緊合了雙目。少婦試她全身都在痙攣，同時自己的雙手也似失了知覺。病人一陣急喘，意思要吐嘔了，少婦遂用肩承接住她的後背，從炕的一頭取過一個錫碗來，放在病人胸前。即時病人便從胸腔的深處吐出了一些白的，紫的，稠硬塊而帶有腥氣的東西。接着她便倒了下來，喉中也不大喘了，而氣如遊絲似的，僅僅可以聽得到。

少婦就是那個人家叫她爲周姨的也嚇呆了，端着這一錫碗的吐物，再沒有細看的勇氣，她放下牠在枕頭的一邊。望着她那無望的母親簡直不知要怎麼辦了！

這時已經是黃昏後了！風在紙窗外哀厲的呼號，人在重棉被下奄忽的微喘。周姨癡對着她母親枯黃的面頰，甚至手足都發顫抖，而多情的觀音在木龕中是微笑，是在歎息？這麼沈寂的時間，幾乎過去了兩個鐘頭。那碗做成的藕粉在長桌上已沒了熱氣，而火星在銅盆中爆聲也漸漸地輕微了。那位跟了周姨來的僕婦在外間牀上發出粗獷的夢話，似乎在夢中有無限的異常快樂使她作抑留不住的呻吟。在風號中，還聽到外庭中馬子在嚼芻草的聲，似是等待主人明天的行程。

然而在一切的聲音中，牀上的病人微微轉側了，發出沈澀的嘔氣聲來，而且重行睜開了她的近乎直視的老眼；並且用左手握住她女兒的右手指。周姨這時似從悲望的淵中躍出，便小心地發出顫音來問她『吃？……痛不……喝甚麼！』老婦人都搖搖頭，末後僅僅用磁匙順着口角飲了一點梨汁。不過她的精神似已經恢復了，清醒了，又似乎已經

空其所有了，獨餘下這一點人生的迴光向她的掛心的人從心底下告訴出她那蝕心的言語。

冬夜的夜半，這一所賃屋中呻吟着孤獨的母女的傷心話，即使耿耿的明星聽來也應垂淚。但這是詩人的語句，而她們卻是世界上無告的被蹂躪的悲劇的主演者。

「媽……你只是這樣就好！剛才……可不嚇死人呢……」周姨嗚咽着說。

「咳……不必說……」老婦人眼淚已經枯乾了，她內中迸發的火焰早已將一切燒燃，幾乎沒有一滴泪痕一口唾津了。「造化了……你……也不用哭……早是應該，但我究竟誤——誤了你！可是我那裏想到……他——」她用力說到這裏，又是一陣急喘與痙攣。「他是這麼狗……一樣人……命麼……」她似乎有無限的悲痛，懺恨，與哀憐的話，可惜到了這時不能多說了。

周姨趕快地接着道：「沒有的事！媽！你放心……他這兩年對我——我好得多，我也樂得清閑，他有了人……更好！甚麼事命呢！媽……好，你養病要緊別提起……我是甚麼

都安心……我的脾氣媽是知道的……還有忍不了的……病好呢！她在心頭上強咽下多少泪痕，兩隻秀麗而悲哀的目中，淹滅了無窮的怨火，說了這一段話。老婦人也似乎彼此知心地苦笑了一笑，又閉了眼睛在喘着休息。

一會，她又睜開眼道：『貧兒……你明天還不回……去？不是……他姓趙的限了你三天的期！』她說着似在很平靜的狀態之中，然而她那最後的怨抑也全從她這無力的呻說中流出。

『要甚麼緊……媽！他現在不是又有了那個娼女嗎？說是三天……一點也沒有關係！況且他的老媽子，車夫，聽差都在這裏守着……還怕我「跑」了不成……』

『我想……也許吧，有那一天……你！』老婦人這時似是將人類的最深祕最奇怪的智慧從空空的心中提出了！她這時反而目光炯炯如同一位女先知的狀態，說出這樣她平時想不到也說不出的話來。

『往那裏「跑」？媽！這會好些便說笑話了。』周姨在痛苦中強笑着說。

老婦人這時在靜夜中似乎將痛苦的軀殼丟棄了，惟有運用她那隱潛的理智評判一切。她對於這樣苦冤的世界都能忘卻，就是她的唯一的親人——她爲人奴婢的女兒，也不大有很沈重的繫念留在心頭。她所不忘的，只有彷彿冥冥中的威權者的因果的執行！從古老的傳說，與信從中得來這樣渺茫的觀念，在一個垂死的老婦人的靈府中若有預報一般的靈警，與報復的慰悅！這將行長去的信力，比人間任何力量還要堅固，深入。所以她並不急切回答她女兒的話，只手指抖索着乾咳了一陣，卻將無神的眼光落到被香煙燻黑的觀音像上。她並不希望她有甚麼法力能從人生的末路上救苦救難，她似乎相信她是人間怨毒的報復的主持者，能以實行因果的必應。這片刻中是一個人心變化的嚴重時間！她呆看着這常是微笑的磁像，她女兒呢，又從紅腫的眼下注望着這枯黃的母親的臉。

『不要害怕！』病人的言語不知如何卻有力而清楚了，『天爺！將甚麼事都安……排定了！我看不見……卻應在你……身上呢……趙……能有好處，我也願意你……好』

恐怕觀音她不許……呢！』這樣近乎病狂的言語，似預言又似夢話，使得她女兒感到心
房都顫慄了！然而病人又躊躇了一會，又是一陣抽咽的大咳，雖然她面部上表現出胸中
無限的痛苦，然而她的精神上到此地步似乎解放了一切了。她重復由女兒的臂上躺下，
閉了眼哮喘着，而一塊塊的痰飲又在她胸喉間動作起來。

這位被人稱了一年的周姨的少婦，蓬鬆了頭髮，在燈影中直是覺得無論自己的靈
魂與身體全在變相的地獄之中了！她知道受盡了苦毒的老母已經到了末日；她也知道
她自己從此被所有的人遺棄了！她反覆想着老母的奇怪話，她一面記起在那巨大的房
宅中的可怕的人，還有那終日與她爲敵的新來的年輕女子。眼前只是黑暗得茫無邊際！
一陣昏暈，她也倒臥在土炕的外側。在火星流耀之中，她誰都看不見，只有一個青年的軍
人穿了血衣，面目已經殘缺了，在她眼前跳舞。她如在夢中似的便驚哭着喊『阿弟！阿弟！』
她覺得自己的周身也滿了血花的污點！恰在這時，窗外一陣急風吹得滿院中的零物大
聲響着，而老婦人在急促的抽咽中霍地張大了眼睛，如失了知覺一般，從變了紫黑色的

嘴唇裏迸出『你……阿弟……』三個字。同時用她的枯瘦的手指揮動着，而又一陣大風從窗櫺中透入，連棉簾也揭起了，而長方案上的觀音木龕也突然被風吹倒。

周姨是嚇得暈過去了！而老婦人口角上冒出了最後的血水，她的眼急睜開又重閉了，只有留在她胸中的氣絲尚在微蕩。

已過夜半了，一切都在黑暗の色與呼號的聲中沈靜着。

甚麼事都完了！又過了三天之後，等待豪家的差役們做好做歹將這老婦人的屍體草草地埋葬之後，將這所租來的房子退了租，於是周姨在哭痛與病暈之中又被他們用車馬將她拉回她嚴厲的『丈夫主人』的家獄中去，當她被兩個僕婦架到車上去的時候，她還看見那倒下的磁觀音仍平臥在長桌上，誰來管這小偶像呢？她本要取去，卻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只得眼看着爲鄰家的小孩子拿了作玩偶去。

她對一切已經丟棄了，更何在這些小小的東西！她坐了車子在豪奴與僕婦的監視中，送回武專堡去。

這是三年以後的事了。

小河流中急雨後的水聲，激迅地從碎石中間流過，淙淙潺潺，彷彿如音樂般地在小山裏的澗中，水邊的鳳尾草，正在開着淡黃色而上有紅色斑點的小花，由石中激迅地流過的水珠，細碎的濺在花上。在淡紫色罩住的陵阜中間，花下的露珠映着初昏之星的明光，放出一種晶明而奇異的象徵的色調來。南風散布着雨後山榆的小花的芳香，在清淡的黃昏中，彌滿了陵阜下的曠野，黃昏的水聲雲影，與山間的草木的香氣，濃濃的大氣中

間，微明的星，都似方纔來到的山中晚間的來客。一切正沈寔着；忽然有一種啞而吃力的聲音，突由澗中小河流的流水旁的石道中發出。

在鄉村中聽熟的人，便知道這是農民手推的獨輪車聲。

獨輪車是農民的一種特別用具，能够坐人，能够載一切的物件，而且是在田野中惟一無二的交通工具。在這個美麗而景色很奇幻的小山的澗旁，一個五十餘歲的農夫，很遲緩很吃力地將輛獨輪車由犖犖的石道上推過。在黃昏中，在這渺無人跡的雨後山澗中，沒有人可作推車的農夫的伴侶，只有流水聲與道旁青草中開闔不住的蛙鳴。

那不是帶有神祕的一點景象嗎？黃昏山中的農夫，推着載了他的命運的獨輪車，走在山道裏，彷彿是如古代的圖畫。這或者爲詩人見到，可以作一種好詩的材料。而這個圖畫的內心中，卻包含了無數痛苦的脈絡。已近老年的農夫，已從太陽銜山的時候，忍耐地咽住了滿腔的辛苦，肩上絆起粗麻的車繩，用了他血管突起的膀臂，推着他的車子，也可以說是推載了他的未來的命運，從人生的途上，如按照定序般地走了半日。星光不能慰

安他的煩憂，花香不能引動他的清涼的感覺，在暗薄的夜氣中，一步一步的穿過，這如同螞蟻銜了些微的食物，而身與翼上已經受了傷痕，然而還是努力的歸他的故巢去的一樣。

夜色彷彿帶了無窮的疲倦來，送與一切的人一般，又彷彿如帶有毒氣的風力，從四圍裏盡量的向那個微小的，可憐的，爲命運——也可以這般說——所驅迫的小生物，包圍着如魔鬼的密網一樣，從生命墮落的海中來捕捉他。……流水的細聲，尤足引起人的安息的感動，花香也迷戀地伸展其誘人的魔力，一切一切的景物，都是如作了這個山道中獨行而無伴的農人的仇敵。

疲倦越發儘量地引誘，而且是壓迫他，他終於屈服了在澗旁的石道之側。

星光亮亮地獨對着疲倦的他，彷彿微笑般地安慰他，其實這個可憐而命蹇的老農夫，心中滿貯了單純的悲哀，體格上重載了苦痛的擔子，已經使他對於這美麗而奇異的黃昏之景，不能作欣慰的賞鑒。但他也有他的樸直的見解，由自然中所反感起他的迷惑

而悵惘的真誠感念。他在暮色蒼茫中，將所推的獨輪車，側放在有層層暗影的碎石上面。他也坐在小澗流的岸邊。黃色的短髮，並且已是半禿了的頭，沈重的落在兩肘中間。他並不樂意去看一切的黃昏的山中景色，與藉此他可去幻想到的無際的帶有詩意的思想，他不惟不能，而且生活的實質的迫壓，與惡劣運命的引誘，使得他絕不複雜的心意，也頓時混雜起來。在這星光之下，亂流的水聲中，使他想到這一日裏的恐怖的經歷。

他想到在今日的未明之前，即載了自己的女兒，由他那人口最稀少的村落中走了二十多里的路。那時他那十五歲的小女兒，微蓬的髻上，帶了兩朵細小而不甚逼肖的紙花；穿了兩件藍色的粗布衣服。她的父親便把她由從未離去的家中，推載了去。他們一起由迷濛的曉霧中，伴着吱啞的輪聲上路，這是多麼悲慘的別離呵！母親病在牀上，時時發出呻吟與不可長久忍耐的呼聲。小弟弟——剛剛六歲的小弟弟，赤了遍塗着泥土的光腳，在門前的草地上跳來跳去，並不知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她幼稚而活潑的心中，也第一次嘗到而且恐怕着這等悲離的味道，與將來的境地。她不忍離開自己每天灌溉的小小